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守护城市之根 传承文明之光

本报记者 田豆豆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社教活动制作的徽章。

20年前，人们说起湖北武汉的建城史，一般会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夏口城，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武汉最早的城址。然而现在，考古发现让大家认识到，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才是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是夏商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它的发现将武汉的建城史推到3500年前，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4年是甲辰龙年，络绎不绝的游客走进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文物中穿行，找寻龙的印记；在遗址上漫步，倾听历史的回响；在泥土中挖掘，体验考古的不易；在画纸上挥毫，描绘自己心中华夏文明最美的样子。

是古城遗迹，也是美丽公园

阳春时节，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芳草如茵，花红柳绿，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聚满了踏青的游客。

顺着小路前行，走到盘龙城城垣遗址，此处视野十分开阔，可以看见前方有一圈高于地面3米多的土台，土台边缘环绕着一条鹅卵石带，这便是古代的“城池”。考古研究证实，鹅卵石所在地曾是护城河，后来干涸了，3米多高的土台则是盘龙城的夯土城墙。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群



▲商代铜觚。

▲商代有领玉璧。

▲商代绿松石镶嵌金饰件。

众在此取土筑堤抗洪时，无意间发现土下埋藏着大量古代陶器碎片。洪水过后，考古专家到此勘探、发掘，逐渐揭开了盘龙城的神秘面纱。为防止水土流失和人为踩踏造成破坏，工作人员清理表层浮土和树根后，选取与原土性质相似的土壤夯实边坡，经过覆草绿化，城垣及城门的轮廓清晰可见。

方形的城垣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商代宫殿遗址。在盘龙城东北角地势高平的夯土台基上，共发现3座宫殿基址。其中一号宫殿为四开间建筑，二号宫殿为不分间的厅式建筑，两座宫殿呈“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布局，是中国传统宫廷建筑布局的最早实证之一。为避免日光、雨水等对遗址的侵蚀，考古发掘之后，宫殿遗址以土回填。在回填后如何向游客展现宫殿的面貌呢？最初，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采用夯土筑墙的方式，但土墙很快被雨水侵蚀破坏。专家反复研究，终于研发出一种适于砌墙的GRC材料，结合3D打印技术，请非遗传承人“泥人胡”利用泥塑工艺筑墙，以断壁残垣的形式展示一号宫殿木骨泥墙、夯土筑造等建筑工艺细节。新材料铸造的“泥墙”“木柱”，看似破旧，充满沧桑感，实则坚固持久。每个柱洞的位置、墙体的厚度、建筑的材质，都严格按照考古资料复原展示，让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商代宫殿的形制、结构和建筑工艺。

宽阔疏朗的遗址公园内，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是唯一的大型地面建筑。建筑呈土黄色，最高处仅11.9米，与周边环境几乎融为一体。建筑设计将城、台与自然坡地巧妙结合，建筑底部的仿土墙围合公共仪式厅、基本陈列厅与庭院，体现古代筑城方正、围合的特点，顶部打造成一个观景平台。不少游客来到博物院，先与建筑来个亲密合影，再登上屋顶的观景台，将盘龙城遗址尽收眼底。博物院开放4年多来，已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300余万人次，成为武汉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要让遗址公园‘美’起来，让文化之美与自然之美、建筑之美融合，吸引人们走近遗址，慢慢爱上遗址、爱上传统文化。”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说。

有厚重历史，也有轻松体验

走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透过两排方形探坑造型的巨大天窗，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厅。博物院基本陈列为“江汉泱泱 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包括“浪淘千古”“故邑风物”“角立南土”三部分。第一部分“浪淘千古”梳理了盘龙城遗址60余载考古历程，阐明盘龙城为何被认定为武汉“城市之根”。第二部分“故邑风物”展示了考古学视角下盘龙城遗址的兴衰、变迁与文化面貌，从多个角度还原盘龙城的生产生活图景。第三部分“角立南土”讲述在夏商时期大的文化背景下，盘龙城的地位和作用、它与中原和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约公元前17世纪的夏代晚期，第一批先民来到盘龙城定居。他们在这里开荒拓土、繁衍生息，聚落范围不断扩大。公元前16世纪，商王成汤南征江汉，盘龙城纳入商王朝势力范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夯土城墙、大型宫殿建筑、贵族墓葬和铸铜遗址，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文物3000余件，证明盘龙城在商代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邑。

商代龙形绿松石镶嵌金饰件是“镇馆之宝”之

一。“它发现于2014年元旦当天，大家开玩笑说这是一份新年礼物。”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主任王颖说。泥土中，绿松石碎片排列成奇特的图案，中间两只纯金的“眼睛”历经数千年仍熠熠生辉。经过考古复原，这些绿松石与黄金片组合成一首双身的龙形，十分精致美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过嵌绿松石铜牌饰，但其中未见黄金。盘龙城发现的商代早期绿松石镶嵌金饰件十分罕见，吸引了许多人来此“寻龙”打卡。

另一件重器是商代铜雕花钺形刀。刀身宽大，中间镂空装饰着似龙又似凤的灵动图案，刀刃不锋利，美观性大于实用性。刀背处有3个细长的小孔，专家推测它原来可能绑缚在一件器物上，是用于象征身份的礼器。

直径22厘米的有领玉璧是目前所见商代长江中游地区体量最大的有领玉璧，是商王朝的代表性玉器。长5.5厘米、宽5厘米的商代玉戚通体圆润光滑，制作精巧。戚本是兵器，而玉戚具有祭祀神明、象征权力的功能。

造型各异的古代器具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博物院不仅给“鼎鬲簋觚爵觯觶”等生僻字配上注音和注释，还创设了不少小玩具、小游戏，让孩子们在游乐中学习文物知识。

魔方的左边画着电饭煲、蒸锅、汤锅等现代厨具，右边画着鬲、罍、甗等古代厨具，转动魔方，让二者中间的米饭、鸡腿等图案拼合起来，便配对成功。“原来鬲就是蒸锅啊！”孩子们在笑声中一下子记住了文物的名称和功能。

“我们的策展布展团队很年轻，大多是90后、00后，力图用轻松的方式呈现厚重的历史，让观众对历史文化产生亲近感、亲切感。”王颖说。正是由于这份匠心，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获得了“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院”等荣誉称号。

是知识殿堂，也是创意园地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以前我们办讲座，听众一般不多。现在大不一样了，开讲座的消息一发布，几个小时内听课名额就预约满了，很多时候还要现场加座。”万琳高兴地说。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自2021年开始举办“盘龙城论坛”系列讲座，先后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等专家，围绕青铜文明、荆楚考古、探源工程等主题，推出精彩学术报告，几乎每场讲座都座无虚席。今年以来，博物院举行讲座的频次从一个月一次提高到一周一次，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深度学习需求。

“小小考古人，守护盘龙城”系列活动人气火爆。博物院在遗址公园内规划了互动体验馆，按照考古标准设计了5米乘5米的探方，复刻了考古现场的地层线。课程研发团队围绕考古、制陶、商文明三大主题开发了相关课程，授课内容经过考古专家把关，教师由考古学硕士担任，严格保证课程质量。课程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报名信息一公布，名额就被“秒光”。

“我心映我城”活动已连续举办3届，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与，通过诗歌、摄影、绘画、设计、手工等丰富的方式，表现自己心中的盘龙城。



▲商代铜雕花钺形刀。

本文图片均由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提供

拂去千年风沙 楼兰“活”起来

楼兰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内罗布泊北岸，曾因扼守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多元文化荟萃之处。

然而，辉煌了数百年后，楼兰在历史舞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留下一个未解之谜。

在考古和文博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一件件楼兰文物、一处处楼兰遗迹拂去黄沙、重见天日，讲述着悠远的丝路故事，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

守护沙漠古城

100多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首次发现楼兰遗址并公之于众。由此掀起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楼兰考古热”。近几十年，中国科学家深入罗布泊考察、研究，让淹没在历史浮尘下的辉煌文明重现于世人面前。

通过航拍俯瞰楼兰古城遗址，可见城郭基本为方形，占地面积10.8万平方米。故城东北区坐落着残高约10.4米的佛塔遗址，不远处有一处官署遗址，考古人员叫它“三间房”。房屋用土块垒砌，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间较宽大，形制规格较高，布局严谨。

为了保护楼兰遗迹，当地设有文物保护单位，一群文保员扎根在环境恶劣的罗布泊，守护着古老文明。

19岁的阿迪力江·吉里力是文保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工作是在大漠深处进行日常巡视，不让文物盗窃者或游客进入古城和附近的墓葬群。

寂寞是这份工作的底色，也常有惊险时刻。多年前，保护站站长李鹏飞曾经碰到过拒不听劝、甚至“抄家伙”威胁他们的闯入者，最终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这些闯入者被全部带走，并搜出了他们试图盗走的文物。

楼兰故城及周边气候异常恶劣，最近几年的气象资料显示，该区域8级大风天数年均多达80天，浮尘天气115天至193天，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尽管环境艰苦，但阿迪力江对这份工作充满自豪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文物，都有着重要价值。”

“相关部门以最大努力保护楼兰故城。”李鹏飞告诉记者，2020年6月，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深入罗布泊，顶着高温和风沙，对楼兰故城内的佛塔遗址和官署遗址进行长达170天的抢救性修复。

42岁的文保员马壮来保护站前对楼兰知之甚少，而今他已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对楼兰故城的感情逐渐深厚。“我们与古迹为伴，耐得寂寞、吃得风沙、扛得暴晒，虽然苦，但甘之如飴。”马壮说。



▲技术人员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楼兰古城佛塔遗址建立数字化档案。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见证文明交流

楼兰之所以蜚声海内外，除了它的消失之谜，还因为这里出土的文物具有多重价值。

位于若羌县的楼兰博物馆馆藏文物5717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漫步展厅，一件件文物仿佛无声诉说着楼兰的千年沧桑。

“三间房”西面发现了诸多汉文、佉卢文等木简和纸质文书，其中，写于东汉时期的《李柏文书》引人注目。据考古学家孟凡人考证，西域长史李柏在讨伐叛变的戊己尉迟贯之，给焉耆王龙照写下这封信，意在争取其支持，避免腹背受敌。

“由这些文字可知，这里曾是西域长史的治所、驻地。”楼兰博物馆馆长冯京说，木简和文书的发现，证明楼兰曾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要门户，中央政府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和管理体系管辖此地。

2015年楼兰遗址出土的“张币千人丞印”铜制官印反映了汉晋时期的官吏制度。考古人员认为，“张币”可能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千人”为武官名称。

龙、虎、天禄等瑞兽昂首阔步，“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9个字古拙奔放——楼兰出土的织锦虽然右侧边缘残缺，但其精美的纹饰仍令人赞叹不已。

“织锦上的文字展现了汉代中国面对世界的博大胸襟和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表达了期盼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说，这种带有吉祥语的织锦，可能是汉王朝封赏或赠送给西域诸邦首领及贵族的礼品。

悠悠古丝绸之路，楼兰见证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来自异域的海贝、珊瑚和蚌饰件等。

透过楼兰故城中的佛塔遗址，可以看到公元3世纪至4世纪这片土地上佛教盛行的景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助理教授潘攀说，佛塔坐落于楼兰故城中的重要位置，证明佛教东传后曾在楼兰地区传播并繁荣发展。

激活楼兰文化

在楼兰博物馆文创产品柜台，一件件融合楼兰文化符号和现代设计元素的书签、U盘、抱枕、坐垫、水杯、手提包等受到游客青睐。

“楼兰出土的织锦残片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织锦上的云气纹、瑞兽纹等纹饰和“长葆子孙”“延年益寿”“长乐光明”等吉祥语被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让游客可以把楼兰文化带回家。

冯京介绍，除了开发文创产品，楼兰博物馆还举办小小讲解员培训、流动博物馆展览、楼兰文化研讨会等活动，打造楼兰文化交流和成果展示的平台，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

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义宏介绍，若羌县深入挖掘楼兰文化资源，发布《我在楼兰等你》《楼兰我来了》等音乐作品，打造“楼兰”IP形象，以动画形式讲述楼兰故事，让神秘的楼兰文化“活”起来。

(据新华社电 记者邓玉山、杨皓、蔡国栋、张玉栋、张瑜、王科文)